

2月16日晚,北京市东直门簋街的一家米线店起火,消防车在赶赴救火现场途中,不仅未获让行,反遭并线超车。国人“车德”一时成众矢之的。

说实话,我是红着脸看完那段相关视频和这条新闻的,内心充满羞愧。很多网友都在义愤填膺地批评抢道者的不道德,评论员们也在大义凛然地说“跟消防车抢道,堵塞的是公共精神”,站在道德高地大谈“与消防车抢行的违法行为不能纵容”——我无法厚着脸皮让自己这么正义凛然。

因为,非常对不起,在现实中,我也是一个缺乏礼让精神的丑陋抢道者。

我虽然没有在发生火灾时跟消防车抢过道,没有在紧急情况下抢过公路的应急车道,可是在日常开车时,我无耻地占用过紧急通道,不道德地抢过道,毫无规则意识地并过线。不仅是我,这样的占道、抢道和并线,在

与其站在道德高地大谈“与消防车抢行的违法行为不能纵容”,不如躬身自省——对不起,我也曾是丑陋的抢道者

我们的马路上无比平常,甚至平常到了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步。可是,平常生活中的那种抢道,跟视频中那些抢行的车,又有什么区别呢?

所以,我内心无比惭愧,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批评视频中那些跟消防车抢行的车主——视频曝光的只是几个车主,可耳光却重重地打在无数个视频之外的人的脸上。一个有点儿自省精神的人,都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。

对不起,我曾经将抢道和占道看作一种多么平常的事情。我想过,别人都在抢,我为什么不抢呢,不然不是吃了亏?我想过,时间这么紧,事情

这么急,为什么不能抢一下呢?我想过,这条道反正空着,现在又没有紧急情况,为什么在拥堵时不能充分利用一下呢?我想过,反正这里没有摄像头,抢一下也不会被交警抓到;我还想过,我所在的城市交通这么拥堵,政府治堵毫无作为,我为什么不能走走应急车道呢?这些理由,听起来似乎都很正义。正因为貌似正义,所以占道抢道非常普遍,我们道路上的应急车道从来没有空出过,很少有车主没抢过占紧急通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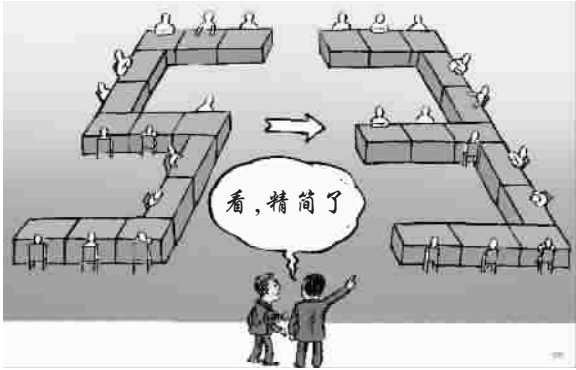
对不起,盲目地从众,投机取巧的习惯,慎独的缺失,自私的取向,不

守规则的劣根性,使应急车道遭遇“公地悲剧”——这种劣根性,在平常似乎看不到问题,可一旦真正遇到紧急情况,比如这一次火灾,就将问题以丑陋的方式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。视频中那种刺痛了我们道德神经的丑陋行为,并非一天养成,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;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,而有你的影子。其实,对视频反映出的问题,我们无需装作很“震惊”。这难道不是我们在街头常见的现实吗?

很多人都在拿国外的汽车文明来鞭挞这种丑陋,比如一段“德国人如何避让消防车”的视频,摄于交通拥堵

的繁华路段,前方车辆听到消防警笛时,自觉向路两侧分散停靠——鲜明的对比让国人汗颜,不少网友感叹:看完国外车辆如何避让消防车的视频,真震惊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期待这种“震惊”不是一种指向别人的道德批判,而同时是一种指向自我的道德反思。面对普遍的道德缺失,需要的不是道德演说,而是坦诚的忏悔和真诚的反省。

对不起,我也曾是丑陋的抢道者。这个视频深深触动了我,让我看到了那种丑陋行为的可憎可恶,我以后不再抢道占道。从我做起,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中国青年报(曹林)



游戏

图News cartoon

作者 赵国品

广州日报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,在国内,接近九成的家长会接受医生的建议,在宝宝六个月之前就开始给孩子补钙。人们都很疑惑,正常足月的宝宝为什么一检查总是缺钙?这个问题是认知误区还是利益驱使?

小旭是位年轻妈妈,孩子刚一个多月,这几天一直在为要不要给孩子补钙犯愁。她出院时医院开了好几盒钙粉,嘱咐孩子满月以后就开始服用,本来她觉得自己的孩子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,不想给孩子

系教授李可基和他的学生在北京城区调查了 218 个家长,其中 202 人在给孩子补钙,67%的宝宝 4 个月前就开始补钙,到 6 个月,高达 86%的宝宝在补钙,大多是医生的建议。

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专家,他们都为这种全民补钙的情况表示了担忧。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妇幼保健学会副主任委员苏宜香教授表示,如果有足够的母乳吃,或者有足够的配方奶粉吃的话,不建议补充钙片。钙要经过肾脏排出,小孩肾脏不太成熟,从安

接近九成的家长接受医生建议给宝宝补钙 专家称全民补钙现象疑存利益链

补钙,可是看看周围的孩子都在补,医生也说要补,就有些犹豫。

刚刚回国的李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,她女儿五个月,在美国时每次体检都很好,可是回国就被医生告知:孩子要补钙!李奕说,在国外就没提过补钙这回事儿,说枕秃是在枕头上蹭出来的。而且她曾经询问过说要不要补点什么东西。医生说不用,给小孩吃这么多不见得是好事。后来,李奕去社区打疫苗,大夫就直接问有没有补钙,然后又说他们那儿有什么什么钙,考虑一下。
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

全上考虑,不建议补更多的钙片。

客观地说,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在鼓励给宝宝补钙,比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,很多专家的诊室里都专门做了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乳品内含儿童所需适量钙,无需另外补钙”。

专家指出,医学对宝宝过量补钙的危害还没有定论,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出现了这种不该发生的情况,其影响恐怕还要过很多年才能看出来。但是,有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冒风险,这是每个父母都应思考的问题。

叛逆的“好”学生

钟道然从小就是个让家长骄傲的孩子:成绩一直很优秀,基本没上过补习班。从人大附中毕业,考入人民大学分数最高的专业之一。这一切,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顺风顺水。

可钟道然知道,在他的身体里生长着两个“自己”:一个是表面上为了学业遵从考试原则的自己,另一个是内心喜欢文艺充满叛逆的自己。

内心的叛逆,让高中阶段的钟道然做了不少叛逆的事。高一那年,两个女生因为迟到被班主任罚站半小时。钟道然认为这是体罚,“体内的正义感作祟,我为此给校长写了一封信告诉班主任。”因为这封信的作用,那位老师向钟道然表示了歉意,并承诺不再用这样的方式罚学生。

另一种叛逆来自他的“樱桃小丸子”发型。这个内心腼腆的孩子,

90后大学生出书批判中国教育:

我不原谅

失落的大学生

和其他的中学生一样,钟道然会为自己的成绩患得患失,他进入大学后,这一切都会改变。

可是进了大学,他才发现自己和周围同专业的很多学生一样,并不喜欢经济。“想象自己每天必须穿着西装革履朝九晚五出入写字楼,知道自己几点会做什么样的事。这样的生活让我无法忍受。”

钟道然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成长,突然觉

■ 对话钟道然

记者:在你的期望中,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?

钟道然:就是让青少年按照他们所渴望的去学习,喜欢什么学习什么,国外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课程,甚至会教学生如何去生活,如何做木工,如何谈恋爱,这些都会作为大学录取的参考。我觉得这些东西,才是会真正存在“硬盘”里的东西,终生受用。

记者:写这本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钟道然:我有三个目的,一个是

挽救我白白流失的那些时光;二是我将其视作我的艺术创作,表达我个人的美学观点;最后,也作为我向我的偶像王尔德致敬的方式,我在书里用了很多他的语句。

记者:那对于争议声音,你怎么看待,觉得自己是个“刺儿头”吗?

钟道然:书出了以后,很多同龄人联系我,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心声。有的人根本没有认真看我的书,就认为它幼稚。还有的人认为我“没有那么疼,叫那么大声干什么”。我不介意自己是个“刺儿头”,这是我的个性和独立性。

■ 作品摘录

★“我没了想法”——这便是中国大多数学生的真实写照。

★老师对上课的理解从来就是“把我的想法”输入你的脑袋。说得露骨点儿,上课就是老师在做一个“大脑置换术”。

★要说为啥中国学生如此痴迷考试,原因很简单,“考试是检验学生的唯一标准”。从小到大,就卷子上那分数成了所有人活着的意义。

★你若问我理想的教育是啥样?我则会说,教育就应该是能让人触电的那个东西。

蔡瑞芳,是将准分子激光手术(LASIK)带入台湾的第一人,但如果不是“封刀”宣言闹得沸沸扬扬,中国内地公众对这位台湾名医几乎一无所知。台湾媒体一篇报道说,考虑到镭射(激光)近视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,眼科名医蔡瑞芳决定不再开展这一手术。一时间,蔡瑞芳“封刀”的消息让已经接受手术的人惴惴不安。更大的骚动出现在激光近视治疗业界,“爱尔眼科”的股价应声而落。

面对一周以来的争论,当事人蔡瑞芳工作如常,只是不得不在数台手术间抽出时间,应付各路媒体的提问。2月20日和21日两天,蔡瑞芳利用早上第一台手术之前的时间,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。

记者:你为何在这个时候决定“封刀”?

蔡瑞芳:我不做近视手术是事实,但我没有主动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个消息,这是个误会。事情的原委是,《联合晚报》一位记者和我很熟悉,他说要介绍一位朋友来开近视手术,我说我已经不做这个手术了。他第二天专门找我,说要我聊一聊

术的仪器虽然一直在进步,开刀的方法是没有变的。这个手术必须要切开角膜,创造一个角膜瓣。在20年前激光技术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,大家认为角膜瓣会完全愈合,但这么多年后我们发现,事实上它是不可能完全愈合的。

位。还有一位是在办公室里,一张纸划过正好碰到角膜切割的地方。

角膜瓣不愈合,正常生活不会受影响,但这不等于在遇到外力伤害时没有影响。除了这些意外情况,我们在手术时也发现,做过近视手术的人,角膜瓣可以轻易地揭开。这

蔡瑞芳:“封刀是我个人的选择”

为什么不再做近视手术,我就给他解释了原因。

记者:你宣布“封刀”,一定让很多同行不高兴。

蔡瑞芳:我并没有说LASIK不好,与过去的近视技术相比,LASIK是蛮安全的一种技术。激光手术的好处有3点,一个是快速,一个是准确,一个是没有疤痕。但是,激光手

记者:怎样证明角膜瓣是无法愈合的?

蔡瑞芳:我看到几个例子。一个患者接受手术已经六七年,他去抱跑过来的狗,狗的头正好撞在他的眼睛上,造成角膜瓣异位,这个人是我自己开刀的病人。还有2个女病人,她们都是在给婴儿换尿布的时候,宝宝脚踢到她们的眼睛,造成异

些都证明角膜瓣是没有愈合的。

记者:除了外力伤害,角膜瓣不愈合还有什么风险?

蔡瑞芳:我们发现,在疱疹性角膜炎中,做过近视手术的人和没有做过的,临床症状有很大的不同。做过近视手术的患者,在角膜瓣间隙处有杂质的沉淀,容易引起炎症。另外,我的一个病人,20年前做的手

术,这20年来情况都很好,但现在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就推测,是不是杂质在角膜瓣边缘沉积造成视力的下降。

记者:还只是一个推测,你就不做这个手术,是不是太保守了?

蔡瑞芳:这是我个人的选择,是我个人对这种手术的一个态度。过去我们不知道角膜瓣无法愈合的风险,现在知道了,我就会告诉我的患者。

记者: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,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激光近视手术的风险?

蔡瑞芳:有一些手术,虽然有风险,但你不得不做。比如心脏搭桥,如果不做,可能危及到生命。近视的矫治,有很多办法,不是一定要开刀。现在一些职业,要求不能戴眼镜,其中有些是没有必要的,这是社会风气的问题。(黄祺)

(更多内容详见新一期《新民周刊》)